

主编
徐生

四库全书

远方出版社

文 白 对 照

四 库 全 书

第八十八卷

主 编 徐 生

远方出版社

卷十二

官政二

【原文】

淮南漕渠，筑埭以蓄水，不知始于何时，旧传召伯埭谢公所为。按李翱《来南录》，唐时犹是流水，不应谢公时已作此埭。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禁陶鉴始议为复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

【译文】

淮南的漕渠，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筑埭蓄水的，老的传说召伯埭是谢安修筑的。按照李翱《来南录》的记载，漕渠在唐朝时还是畅流的，那就不应该是在谢安时就已经修筑了这道埭。天圣年间，右侍禁陶鉴主持真州排岸司时，才开始研究用复闸来控制水流，以便节省牵引行船过埭的大量劳力。

【原文】

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使、副，表行之，始为真州闸。岁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船。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余元丰中过真州，江亭后粪壤中见一卧石，乃胡武平为《水闸记》，略叙其事，而不甚详具。

【译文】

当时，工部郎中方仲荀和文思使张纶任正副发运使，上报获准

以后，才修筑了真州闸。这样每年可省去劳力五百人，节约杂费一百二十五万。旧的船运规定一条船装运不能超过三百石。闸建成后，开始时装运四百石。以后载运逐渐增加，官船达到七百石；民船可装运大米八百多袋，每袋是两石。自此以后，北神、召伯、龙舟、莱萁等埭，都相继废除，到现在复闸还一直有益于水运。我在元丰年间经过真州，发现江亭后面的垃圾中横放着一块石碑，原来在上面刻有胡武平写的《真州水闸记》，大略地叙述了这件事，只是不大详尽。

【原文】

张杲卿丞相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外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非，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鞠问，果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译文】

丞相张杲卿任润州知州时，有个女人的丈夫外出数天没回家，忽然有人说菜园的井里有死人，女人很震惊，前去察看，大哭着说：“是我丈夫啊！”于是报告了官府。张杲卿让下属官员召集她的邻居到井边验证是否是其丈夫，众人都认为井太深无法分辨，请求捞出尸体验证。张杲卿说：“众人都不能分辨，唯独那女人凭什么知道是她丈夫？”张杲卿将女人收押交给有关官员审问，结果是与这个女人通奸的人杀害了她的丈夫，那女人也参与了谋杀。

【原文】

庆历中，议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范文正以为不可：茶盐商税之人，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减，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宪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

【译文】

庆历年间，朝廷上议论放松私卖茶盐的禁令及减少商业税收，范仲淹认为不能这么办：国家在茶、盐和商业税上的收入，不过使商人减少一些利润罢了，实行这种政策对商人并没有多大害处。现在国家的费用没有削减，因此每年的收入也不可减少。既然不取之于茶山、盐湖和商人，那就必须取之于农民。与其损害农民的利益，还不如取之于商人？现在的财政大计，不如首先节省国家的费用，假如国家费用有剩余，应当首先放宽农民的赋税、劳役，然后再考虑到商人，放宽私卖茶盐的禁令和减少商业征税，都不是当务之急。这种议论就这样平息了。”

【原文】

真宗皇帝南衙日，开封府十七县皆以岁旱放税，即有飞语闻上，欲有所中伤。太宗不悦。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开封府放税过实，有旨下京东、西两路诸州选官覆按。内亳州当按太康，咸平两县。是时会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爱其识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系事体不轻，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两邑，按行甚详。其余抗言放税过多，追收所税物，而冀公独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为右正言，仍谓辅臣曰：“当此之时，朕亦自危惧。钦若小官，敢独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自后进用超越，卒至入相。

【译文】

真宗皇帝在开封府官署时，开封府的十七县都因为旱灾减免了赋税，立刻有流言传到宫中，想中伤真宗皇帝。太宗知道后不高兴。御史打听到了太宗的心思，都在奏章上把开封府减免赋税的事公开地说过了头，太宗传下旨意给京东、京西两路各州要求选派官员核实查证。其中亳州应当查证太康和咸平两个县，当时曾会任亳州知州，王钦若在曾会手下。曾会爱惜王钦若的见识气度，时常以王公宰相期待他。到现在派遣王钦若前去，曾会还告诫说：“此行事关重

大，不宜稍有差错。”王钦若到了太康、咸平两县，按察十分详细，其他人大谈减免赋税太多，追收赋税物品，但王钦若却请求全部减免，人们都为他担心。第二年，真宗即位，首先提拔王钦若为右正言，还对身边的大臣说：“在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感到忧惧。钦若是个小官，敢于独自一人为老百姓伸张道理，这是大臣的气节啊。”从此以后不断破格重用，王钦若最终成了宰相。

【原文】

国朝初平江南，岁铸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

【译文】

本朝刚平定江南时，每年铸造七万贯钱。从此之后逐渐增加，到天圣年间，每年造钱一百多万贯。庆历年间，达到每年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每年铸造铜、铁钱六百多万贯。

【原文】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岁，京师诸司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岁岁增广，至熙宁八年，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译文】

天下的官员，一向没有固定的俸禄，只靠接受贿赂维持生计，常有因此而致富的人。熙宁三年，朝廷开始规定天下官员的俸禄，并设立重刑以根除行贿的弊端。这一年，京城各官府支付官员俸禄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钱。以后年年增加，到熙宁八年，每年支出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钱。从此之后增减没有定期，都没有超过这个数目。京城过去有俸禄的人，以及京城外



官吏的俸禄，都不在此内。

【原文】

国朝茶利，除官本及杂费外，净入钱禁榷时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九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内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茶净利。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六百七十茶税钱。通商后来，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四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九百一十九钱，内三十六万九千七十二贯四百七十一钱茶租，八十万六千三十二贯六百四十八钱茶税。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税钱外会此数。

【译文】

本朝茶叶的收益，除去官府资本和杂费之外，净收入国库的钱，在官府专卖时选所收数目居中的一年，共计一百九十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钱，其中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是卖茶的纯利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六百七十钱是茶税钱。准许商贩交易以来，选所收数目居中的一年，共计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四贯五百二十四钱。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九百一十九钱，其中三十六万九千七十二贯四百七十一钱是茶租，八十万六千三十二贯水百四十八钱是茶税。这是居中的治平三年的茶税，除去川茶税钱外总共得出这个数字。

【原文】

本朝茶法：乾德二祐年，始诏在京、建州、汉、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始禁私卖茶，从不应为情理重。太平兴国二年，删定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贾就园户买茶，公于官场贴射，始行贴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罢贴射法。西北入粟，给交引，自通利军始。是岁，罢诸处榷货务，寻复依旧。至咸平元年，茶利钱以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九贯三百一十九为额。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额，官本杂费皆在内，中间时有增亏，岁入不常。

【译文】

本朝关于茶叶的规定，乾德二年，才诏令在京、建州、汉、蕲口分别设立专卖处。乾德五年，开始禁止私卖茶叶，做到不把情理放在重要位置。太平兴国二年，朝廷修改了禁令条款，开始设立同级罪。淳化二年，让商贩到种茶户买茶，国家在官办交易场所实行“贴射”收税，开始实行贴射法。淳化四年，开始实行交引法，废止贴射法。茶商在西北把粮食上交“交引”机构后领取凭据，从通利军开始实行。当年就废止了各处的专卖处，不久又照原样恢复。到咸平元年，规定数目的茶利钱是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九贯三百一十九钱。到嘉祐三年，共六十一年，都使用这一定额，官府本钱和杂费全包括在内，中间时常有增加或亏损，年收入无定准。

【原文】

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价，四分给香药，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药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许人入中钱帛金银，谓之三说。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轻，用知秦州曹玮议，就永兴、凤翔以官钱收买客引，以掇引价，前此累增加饶钱。至天禧二年，镇戎军纳大麦一斗，本价通加饶，共支钱一贯二百五十四。乾兴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东南见钱二分半，香药四分半。

【译文】

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开始设立三分法，以茶价为十分，四分付给香药，三分付给犀角象牙，三分付给茶票。咸平六年，又改成支付六分香药犀象，四分茶票。景德二年，朝廷准许人们缴纳钱、丝织品和金银，被称为“三说”。到大中祥符九年，茶票越来越不重要。朝廷采纳秦州知州曹玮的建议，到永兴、凤翔用官钱收购茶票，力图保住茶票的价值，在此之前已多次增加了利钱。到天禧二年，镇戎军缴纳一斗大麦，一律在本价之上加上利钱，共支付一贯二百五十四钱。乾兴元年，朝廷修改三分法，支付茶票三分，东南现钱



二分半，香药四分半。

【原文】

天圣元年，复行贴射法，行之三年，茶利尽归大商，官场但得黄晚恶茶，乃诏孙奭重议，罢贴射法。明年，推治元议省吏、计覆官、旬献等，皆决配沙门岛；元详定枢密副使张邓公、参知政事吕许公、鲁肃简各罚俸一月，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西上阁门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罚铜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谿落枢密直学士，依旧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旧只用见钱。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敕罢茶禁。

【译文】

天圣元年，又推行贴射法，实行了三年，茶叶利润全入了富商囊中官家交易场所只得到黄晚劣茶，于是仁宗下诏让孙奭重新议定，废除贴射法。第二年，追究原议省吏、计复官、旬献等官员的罪过，全部发配到沙门岛；原详定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分别罚扣一个月薪俸，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西上阁门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分别罚铜二十斤，削除前三司使李谿的枢密院直学士官职，照旧任洪州知州。皇祐三年，计算茶价依旧使用现钱。到嘉祐四年二月五日，仁宗下诏废止茶禁。

【原文】

国朝六榷货务，十三山场，都卖茶岁一千五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额钱二百二十五万四千四十七贯一十。其六榷货务取最中，嘉祐六年抛占茶五百七十三万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祖额钱一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四十七贯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祖额钱三十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八贯三百七十五，受纳潭、鼎、澧、岳、归、峡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万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汉阳军祖额钱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一贯五十一，受纳鄂州片茶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斤半。

【译文】

本朝有六个专卖处、十三个山场，总管卖茶一年共一千五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本额为二百二十五万四千四十七贯一十文。其中六个专卖处，取居中间的数字，嘉祐六年，收售茶叶五百七十三万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本额钱一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四十七贯二百七十八文。荆南府本额钱三十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八贯三百七十五文，收纳潭州、鼎州、澧州、岳州、归州、峡州和荆南府的片散茶总共八十七万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汉阳军本额钱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一贯五十一文，收纳鄂州的片茶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斤半。

【原文】

蕲州蕲口祖额钱三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九贯八百一十四，受纳潭、建州、兴国军片茶五十万斤；无为军祖额钱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贯四百三十，受纳潭、筠、袁、池、饶、建、歙、江、洪州、南康、兴国军片散茶共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祖额钱五十一万四千二十二贯九百三十二，受纳潭、袁、池、饶、歙、建、抚、筠、宣、江、吉、洪州、兴国、临江、南康军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祖额钱三十万八千七百三贯六百七十六，受纳陆、湖、杭、越、衢、温、婺、台、常、明、饶、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万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场祖额钱共二十八万九千三百九十九贯七百三十二，共买茶四百七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场买茶三十万七千二百六十六斤，卖钱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六贯；子安场买茶二十二万八千三十斤，卖钱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贯三百四十八；商城场买茶四十万五百五十三斤，卖钱二万七千七十九贯四百四十六；寿州麻步场买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三斤，卖钱三万四千八百一十一贯三百五十；霍山场买茶五十三万二千三百九斤，卖钱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五贯四百八十九。

【译文】

蕲州蕲口本额钱三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九贯八百一十四文，收

纳漳州、建州和兴国军的片茶五十万斤。无为军本额钱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贯四百三十文，收纳潭州、筠州、袁州、池州、饶州、建州、歙州、江州、洪州、南康军和兴国军的片散茶总共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本额钱五十一万四千二十二贯九百三十二贯文，收纳潭州、袁州、池州、饶州、歙州、建州、抚州、筠州、宣州、江州、吉州、洪州、兴国军、临江军和南康军的片散茶总共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二百六斤。海州本额钱三十万八千七百三贯六百七十六文，收纳睦州、湖州、杭州、越州、衢州、温州、婺州、台州、常州、明州、饶州和歙州的片散茶总共四十二万四千九百九十斤。十三个山场本额钱共有二十八万九千三百九十九贯七百三十二文，共收购茶叶四百七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场收购茶叶三十万七千二百一十六斤，卖出收入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六贯。子安场收购茶叶二十二万八千三十斤。卖出收入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百四十八文。商城场收购茶叶四十万五百五十三斤。卖出收入二万七千七十九贯四百四十六文。寿州麻步场收购茶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三斤，卖出收入三万四千八百一十一贯三百五十文。霍山场收购茶叶五十三万二千三百九斤，卖出收入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五贯四百八十九文。

【原文】

开顺场买茶二十六万九千七十七斤，卖钱一万七千一百三十贯；庐州王同场买茶二十九万七千三百二十八斤，卖钱一万四三百五十七贯六百四十二；黄州麻城场买茶二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四斤，卖钱一万二千五百四十贯；舒州罗源场买茶一十八万五千八十二斤，卖钱一万四百六十九贯七百八十五；太湖场买茶八十二万九千三十二斤，卖钱三万六千九十六贯六百八十；蕲州洗马场买茶四十万斤，卖钱二万六千三百六十贯；王祺场买茶一十八万二千二百二十七斤，卖钱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三贯九百九十二；石桥场买茶五十五万斤，卖钱三万六千八十贯。

【译文】

开顺场收购茶叶二十六万九千七十七斤，卖出收入一万七千一百三十贯。庐州王同场收购茶叶二十九万七千三百二十八斤，卖出收入一万四三百五十七贯六百四十二文。黄州麻城场收购茶叶二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四斤，卖出收入一万二千五百四十贯。舒州罗源场收购茶叶一十八万五千八十二斤，卖出收入一万四百六十九贯七百八十五文。太湖场收购茶叶八十二万九千三十二斤，卖出收入三万六千九十六贯六百八十文。蕲州洗马场收购茶叶四十万斤，卖出收入二万六千三百六十贯。王祺场收购茶叶一十八万二千二百二十七斤，卖出收入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三贯九百九十二文。石桥场收购茶叶五十五万斤，卖出收入三万六千八十贯。

【原文】

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余羨岁入六百二十万石。

【译文】

发运司每年向京城供米，以六百万石为定额：淮南提供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提供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提供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提供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提供三十五万石，两浙路提供一百五十万石。总计丰歉平均每年上交六百二十万石。

【原文】

熙宁中，废并天下州县。迄八年，凡废州、军、监三十一：仪、滑、慈、郑、集、万、乾、儋、南仪、复、蒙、春、陵、宪、辽、寔、壁、梅、汉阳、通利、宁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门、广济、高邮、江阴、富顺、涟水、宣化。废县一百二十七：晋州、赵城。杭

州、南新。普州、普康。磁州、昭德。华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贵平、籍县。忠州、桂溪。兖州、邹县。广州、信安、四会。陕府、胡城。峡石。河中、河西、永乐。巴州、七盘、其章。坊州、升平、春州、铜陵。北京、大名、洹水、经城、永济。莫州、鄆、长丰。梧州、戎城。邛州、临溪。梓州、永泰。河阳、汜水。沧州、饶安、临津。融州、武阳、罗城。象州、武化。归州、兴山。汝州、龙兴。怀州、脩武、武陟。道州、营道。庆州、乐幡、华池。瀛州、束城、景城。顺安、高阳。澶州、顿丘。洺州、曲周、临洺。丹州、云岩、汾川。潞州、黎城。琼州、舍城。火山、火山。横州、永定。宜州、古阳、礼丹、金城、述昆。汾州、孝义。延州、金明、丰林、延水。太原、平晋。随州、光化。邢州、尧山、任县、平乡。秦州、长道。达州、三山、石鼓、蜀。扬州、广陵。赵州、柏平、柏乡、赞皇。雅州、百丈、荣经。祁州、保泽。同州、夏阳。嘉州、平羌。河南、洛阳、福昌、颍阳、猴氏、伊阙。滨州、相安。慈州、文城、吉乡。成都、犀浦。戎州，宜宾。绵州，高昌。荣州、公井。宁化、宁化。乾宁、乾宁。真宁、灵寿、井陉。荆南、建宁、支江。辰州、麻阳、招化。陈州、南顿。桂州、脩仁、永宁。安州、云梦。忻州、定襄。剑门关、剑门。汉阳、汉川。恩州、清阳。熙州、狄道。河州、枹罕。卫州、新乡、卫。渝州、南川。虢州、玉城。果州、流溪。利州、平蜀。许州、许田。岢岚、岚石。蓬州、蓬山、良山、冀州、新珂。涪州、温山、阆州、晋安、岐平、复州、玉沙。润州。延陵。

【译文】

熙宁年间，废除合并天下州、县。到熙宁八年为止，总共废除州、军、监三十一个：仪、滑、慈、郑、集、万、乾、儋、南仪、复、蒙、春、陵、宪、辽、寔、壁、梅、汉阳、通利、宁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门、广济、高邮、江阴、富顺、涟水、宣化。废除一百二十七个县：晋州的赵城，杭州的南新，普州的普康，磁州的昭德，华州的渭南，德州的德平，陵州的贵平、籍县，忠州的桂溪，兖州的邹县，广州的信安、四会，陕府的胡城、峡石，河中的河西、永乐，巴州的七盘、其章，坊州的升平，春州的铜陵，北京的大名、洹水、经城、永济，莫州的鄆县、长丰，梧州的戎城，邛州的临溪，

柠州的永泰，河阳的汜水，沧州的饶安、临津，融州的武阳、罗城，象州的武化，归州的兴山，汝州的龙兴，怀州的修武、武涉，道州的营道，庆州的乐幡、华池，瀛州的束城、景城，顺安的高阳，澧州的顿丘，洺州的曲周、临洺，丹州的云岩、汾川，潞州的黎城，琼州的合城，火山的火山，横州的永定，宜州的古阳、礼丹、金城、述昆，汾州的孝义，延州的金明、丰林、延水，太原的平晋，随州的光化，邢州的尧山、任县、平乡，泰州的长道、达州的三山、石鼓、蜀，扬州的广陵。赵州的柏平、柏乡、赞皇。雅州的百丈、荣经，祁州的保泽，同州的夏阳，嘉州的平羌。河南的洛阳、福昌、颍阳、缙氏、伊阙，滨州的相安，慈州的文城、吉乡，成都的犀浦，戎州的宜宾，绵州的高昌，荣州的公井，宁化的宁化，乾宁的乾宁，真定的灵寿、井径，荆南的建宁、枝江，辰州的麻阳和招谕，陈州的南顿，桂州的修仁和永宁，安州的云梦、忻州的定襄，剑门关的剑门，汉阳的汉川，恩州的清阳，熙州的狄道，河州的抱罕，卫州的新乡和卫县，渝州的南川、虢州的玉城，果州的流溪，利州的平蜀，许州的许田，苛岚的岚谷，蓬州的蓬山和良山，冀州的新河，涪州的温山，阆州的晋安和歧平，复州的玉沙，润州的延陵。

卷十三

权 智

【原文】

陵州盐井，深五百余尺，皆石也。上下甚宽广，独中间稍狭，谓之杖鼓腰。旧自吉底用柏木为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纆而下，方能至水。井侧设大车绞之。岁久，井榦摧败。屡欲新之，而井中阴气袭人，入者辄死，无缘措手。惟俟有雨入井，则阴气随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复止。后有人以一木盘，满中贮水，盘底为小窍，酹水一如雨点，设于井上，谓之雨盘，令水下终日不绝。如此数月，井榦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复旧。

【译文】

陵州盐井，深五百多尺，井壁全是石头。井的上下很宽广，唯独中间稍狭窄些，称为杖鼓腰。旧时，用柏木作干柱，从井底伸出井口，顺着木桩抓住下垂的绳子下去，才能到达水面。井旁设有大绞车绞动绳索。年深日久，井中的干柱腐烂，几次想换新的，然而井中阴气袭人，人一下去就死，没办法下手。只有等到雨天，当阴气随雨而下时，才稍可下井施工，雨过天晴，施工还得停止。后来有人用一个木盘，盘中盛满了水，盘底开许多小孔，洒水像雨点一样，把它设置在井口上，称为雨盘，让水终日不绝地下滴，这样连续几个月，井干全部更新，从而陵州盐井重新得到利用。

【原文】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

谓之“颞叫子”。尝有病瘖者，为人所若，烦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颞之，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此亦可记也。

【译文】

有人用竹子、木材、象牙、骨头之类做成哨子，放在人的喉咙里吹，能发出人说话的声音，叫作“噪叫子”。有个人曾经因病致哑，苦于被人冤屈而自己不能说话。听诉讼的人拿来哨子，让他放在噪子里试试，发出的声音像木偶戏说话，粗略地能分辨出一部分意思，因而伸了冤。这件事也可以记述下来。

【原文】

《庄子》曰：“畜虎者不与全物、生物。”此为诚言。尝有人善调山鹧，使之斗，莫可与敌。人有得其术者，每食则以山鹧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见其鹧，则欲搏而食之。此以所养移其性也。

【译文】

《庄子》这本书中说：“养虎的人不将整只的或活的动物喂虎。”这种说法是对的。曾有人很会调教山鹧，让它去斗，没有一个山鹧能斗得过它。有人知道了他的方法：每次都用山鹧皮裹肉去喂它，长此下去，它一见到真的山鹧，便要去捕来吃掉。这就是用一定的喂养条件改变了动物的生活习性。

【原文】

宝元中，党项犯塞。时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陈，遇寇多北。狄青为将，一日尽取万胜旗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虏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破，殆无遗类。又青在泾、原，尝以寡当众，度必以奇胜。预戒军中，尽舍弓弩，皆执短兵器。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阳却；钲声止则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才遇敌，未接战，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皆却。虏人大笑，相谓曰：“孰谓狄天使勇？”时虏人谓青为“天使”钲声止，忽前突之，



虜兵大乱，相蹂踐死者，不可胜计也。

【译文】

宝元年间，党项人侵犯边境。当时刚刚招募的“万胜军”，没有经过战阵的演习，遭遇敌人经常打败仗。狄青当了将领，有一天，把万胜军的旗帜全部交给虎翼军，让他们出战。敌人望见这种旗帜，认为容易对付，全军径直冲过来，结果被虎翼军打败，大概没有剩下什么人了。另一次，狄青在泾原带兵，曾经以少数兵力对付许多敌人，考虑到必须用奇计才能取胜，事先告诫全军都放下弓箭，一律使用短兵器，传令全军听到一声钲响就停止前进，听到第二声就严整阵容佯装撤退，钲声一停，就高喊着冲向敌人。士兵们都像他布置的那样。刚一遭遇敌人，还没有接火，钲声立刻响了起来，士兵们都停止前进；第二次钲声响起，又都撤退。敌人大笑起来，互相说着：“谁说狄青是天使勇猛？”当时敌人叫狄青为“天使”。钲声突然停止，士兵们一下子冲向敌人，敌兵大乱，互相踩踏致死的，数都数不过来。

【原文】

狄青为枢密副使，宣抚广西。时侬智高昆仑关。青至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燕将佐，次夜燕从军官，三夜飧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二鼓时，青忽称疾，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諭孙元规，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人勤劳座客，至晓，各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夺昆仑矣。

【译文】

狄青当枢密副使时，被派到广西任宣抚使。那时侬智高占领了昆仑关。狄青到达宾州，碰上元宵节就下命令到处张挂花灯，第一个晚上宴请各军将领、参谋辅佐等，第二个晚上宴请副职的军官，第三个晚上招待所有辅助职位的军官。头天晚上喜气洋洋地喝到天亮，第二天晚上宴会进行到二更时分，狄青忽然说身体不舒服，暂时离座到里面去（方便）。过了好久，派人告诉孙元规，叫他主持宴